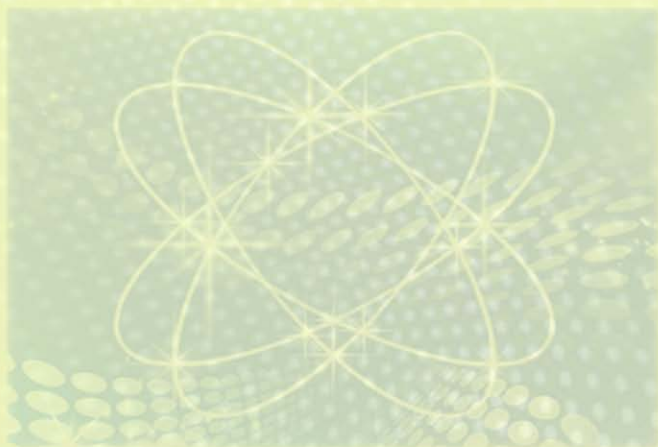


闯山河

左人 著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I247.5
871

8K55128

闯山河

左 人



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成都

B010399

鄧平如藏
PDG

封面题字 徐无闻
责任编辑 纪光碧
封面设计 陆元林
插 图 韩 硕
施大畏

闽 山 河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5.75 插页 字数109千
1982年12月第一版 198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20,500册

书号: 10247·105

定价: 0.42 元

蘇子如覺
PDG

内 容 简 介

一九四九年，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，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以四川为战略基地，负隅顽抗。为了修筑军用机场，他们将魔爪伸入川西林区，抢运木材。我地下党派遣郭城、林朋到川西伐木厂，组织工人群众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。在当地藏民的支持配合下，他们罢工、怠工，拖延时日，同伐木厂经理沈自谦、管事赖狗熊及国民党“护厂兵”反复较量，直至开展武装斗争，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计划，胜利地保护了木材，支援了解放战争。同时，主人公林朋也寻觅到失散多年的女儿，汉藏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深厚情谊，给抢运与反抢运的斗争画卷增添了异彩。

这部中篇小说，塑造了林朋、李逵、刘泉、班登斯曼及沈自谦、赖狗熊、苟魁元等各种人物，形象鲜明生动，故事惊险曲折，结构谨严，语言简练，极富林区特色。

目 录

引 子	
一 相遇并非偶然	6
二 仍然是个谜	20
三 老鹰寨	34
四 奇异的药方	56
五 林海怒涛	70
六 夜来风雨骤	85
七 搬起石头砸了脚	103
八 神秘笑容的背后	114
九 峡谷历险	128
十 报 仇	141
十一 闯虎口	153
十二 激流擒“虎”	163

引 子

夜深人静，紫云镇大街偶尔传出几声狗吠。

街中心矗立着一座高台阶青砖洋楼，黑魆魆的，象蹲着的老虎。大门紧闭，一对写有“利泰”二字的圆灯笼高悬着，犹如两只血红的虎眼。砖墙上，《利泰伐木公司招雇工人启示》和一张印着照片的“通缉令”，在夜风中瑟瑟作响。

从街沿边闪出一个黑影，飞快地把“通缉令”揭下，又隐没到黑暗之中……

“当！——当！当！当！”打更匠敲着铜锣从大门前走过，斜插在颈后的白纸灯笼，不住摇晃。

洋楼上，通河管事赖世雄的卧室里鼾声如雷。小窗被轻轻推开了，一个黑影翻了进去。

屋里亮起一道雪白的电筒光，赖世雄仍然吹唢打鼾，毫无觉察。黑影把手伸进他的枕头底下，掏出一支手枪，然后用枪尖在他额上使劲一戳，压着嗓门厉声喊道：“赖狗熊，滚起来！”

赖世雄惊醒了，抬起头，迷迷糊糊地眨着眼睛。

“举起手来!”黑影喝道。

赖世雄趁撑着身子爬起来的机会，手往枕底摸了一下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，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，那模样，活象一只还没睡醒就被猎人捕获的狗熊。他侧过脸，想避开电筒光看清站在对面的人。

“你是哪个码头的?”赖狗熊一边穿衣，一边傲慢地问。“你弄清楚，这是利泰伐木公司办事处!利泰是邓军长的大少爷办的，奉劝你不要在老虎嘴上拔毛……”

听得手枪咔嚓响了一下，子弹上膛了。

“把灯点上!”黑影命令道。“老实说，你狗嘴上的毛，我还看不起!”

赖狗熊看不清人，对方的声音也实在陌生得很。他只好顺从地点燃床头柜上的美孚灯。幽微的清光，照亮了桌上一瓶差不多喝光了的“泸州老窖”和用报纸摊着的几块吃剩的卤鸭肉。报纸上印着显目的大字标题：《行政院长孙科在广州发表谈话——反对李代总统关于以中共所提条件作为谈判基础的声明》。

赖狗熊把摊着卤鸭肉的报纸往前一推，不惊不诧地说：“大哥，跑了远路，饿了，请吧!”他见黑影没动，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挂表，“这只金链挂表送给大哥，免得以后起倒了夜!”

“少罗嗦!”黑影关了电筒，手枪朝楼下一指，“走，去把保险柜打开!”

赖世雄收回表，抬起头来。灯光下，他看见那人个子瘦

小，头戴一顶草帽，眼睛鼻子都罩在帽沿的阴影里。他突然抓起桌上的酒瓶，那人倏地往后退了两步，枪口对准他的胸口威严地喝道：“不准动！不然我打死你！”

赖世雄仿佛没听到对方的威胁，扯掉瓶塞，一仰脖子，把瓶里剩下的酒咕咕咕全灌进嘴里。他用手背揩揩嘴，把酒瓶扔到楼板上，端起美孚灯朝楼下走去。

那人跟着赖狗熊来到办公室。赖狗熊掏出钥匙，打开保险柜，然后让到一边。那人左手握枪对着赖狗熊，右手在保险柜里翻寻。赖世雄趁他眼光离开自己的一刹那，把美孚灯狠狠朝他头上砸去。

那人一偏，“啪！”美孚灯砸到保险柜上，打得粉碎。屋里一片漆黑，赖狗熊扭头朝门口跑去。那人扭亮电筒，轻轻抖掉溅在身上的玻璃碎片和煤油，继续在保险柜里翻寻，根本不去理会赖狗熊。

赖狗熊跑出门，啪地一跤摔到地上，还没回过神就被人擒住，反扭了双手提起来。他看见抓着自己的是两个陌生人，吓得不敢吭声。

那人关了保险柜，空着手走过来：“合同呢？”

“什么合同？”赖狗熊更加惶恐。

“今下午，沈自谦要去看那分合同！”

“你是……？”

那人用枪尖把草帽往上一顶，现出一张瘦削的脸，浓眉下两只闪着寒光的眼睛。他不是“通缉令”上悬赏五百个银元捉拿的共党要犯郭城吗？

郭城以卖布为名，活动于川西林区，领导利川伐木公司工人罢工，县保安团到处抓他，却不见踪影，现在竟然在这里出现，使赖狗熊大为惊骇。

赖狗熊颤抖地问：“你、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你们在大门上贴了‘请帖’，我能不来吗？”那人从衣袋里哗地扯出一张通缉令来。“回答我的话：合同呢？”

“沈经理到灌县城去接护厂特务连去了，还、还没转来。”赖狗熊顿了一下，又补充道：“合同可能在他寝室里，我有钥匙……”

“走吧！”郭城用电筒照路，他们来到楼上。

赖狗熊掏出钥匙，抖抖颤颤地伸进沈经理门上的暗锁孔。他推开门，飞快抽出钥匙，闪身钻进去砰地把门关死。忙跑去打开窗户，朝楼下院子里大声呼喊：“来人哪！来人哪！快来抓共匪，快呀！”

院里有了人声，亮起灯光。不一会，六七个先生、管事提着手枪冲上楼来，可过道里寻来找去也没发现半个人影。他们惊魂未定，压着嗓子喊：“赖管事，你在哪里呀？”

赖狗熊听准是自己人的声音，这才打开门。

“莫让郭布客跑了，快搜！”赖狗熊急得跳脚。

不知是哪家的狗汪汪大叫起来，满街的狗也跟着叫开了。

几个人把楼上楼下院子里搜了个遍，还是没见“共匪”踪迹。先生、管事们渐渐恢复了常态，以为不过是一场虚惊。有的暗骂赖狗熊为五百块大洋赏钱发梦癫，有的闻到他喷出的酒气，认定他在发酒疯。总之，没人相信正在被通缉的郭布客

会闯来自投罗网。谁不知道利泰的职员全是从二十八军下来的老兵油子？

赖狗熊见他们懒心没肠，狂暴地骂道：“霉瞌睡还没醒呀，快给沈经理挂电话，我要报告！”

一个戴铜边眼镜的先生呜呜地摇了一阵电话，沮丧地说：“电话线断了。”

先生、管事们一下子全成了痴呆的木鸡，浑身起满鸡皮疙瘩。

“遭贼啦！遭贼啦！柜房门撬开了！”街上传来呼喊声，狗又狂吠起来。

先生、管事们全拥到窗口去听——

“贼呢？贼在哪里？”

“没看见。我起来解便，就见门……”

“你他妈的，谁叫你睡这么死！”

戴铜边眼镜的先生判断说：“是一品香茶社。马彪这龟儿子心黑手狠，他也该蚀点财哟！”

他忽然瞥见赖管事有气无力地瘫在椅子上，立即闭了嘴。

赖管事喃喃地说：“郭城在我们这里出现，这是不祥之兆！”

一 相遇并非偶然

雪花飞舞，街边的房檐滴着水，河风呼啸着穿街而过，撕扯着店铺门上已经开始破损的春联。紫云镇四十二家铺面，除了两家鸦片烟馆和这街上唯一的妓馆还关着门，其余全开门了。火锅馆、烧饼店、饭馆的伙计，正忙着生火，空气中弥漫着柴烟味；油盐铺、布店的老板，只简单地收拾了一下，就抄着手满有兴致地欣赏阶沿上麻雀子打架。喝早茶的老顾客们，则已躺在一品香茶社的竹椅里，向茶馆打听昨夜失盗的情况。

湿漉漉的青石板街面上走来两个人。一个是二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的小伙子，穿一件开花开朵的破棉袄，腿上缠着毛绒绒的毡子，^①脚登红鼻梁草鞋，两只灵活的小眼睛闪着欣喜的光；另一个是十五岁左右的少年，身材修长，穿着挂巾吊络的破夹袄和单裤子，好些地方都露出起满鸡皮疙瘩的光肉。

^① 毡子：藏族地区出产的一种牛毛织的毯毯，类似“裹腿”，缠在腿脚上，保暖御寒，防止荆棘、树枝戳伤。

布店老板忙把身子探出柜台招呼：“喂，黄明宝，年过得好哇？要进山了，买点布吧！”

小伙子抱歉地笑笑，指着少年说：“只给刘泉买两件旧衣裳！”

坐在一品香茶社门口的马彪，立即大声喊道：“喂，推牌九、掷骰子嘞！老弟，来嘛，票子在这里会下崽哩！”

黄明宝瞟了马彪一眼，他那颧骨突出的脸，刷地变得卡白，慌忙往前走，不料却闯到一个人身上。黄明宝抬头一看，是个涂脂抹粉的女人！他惶惑地退了一步；那妖艳女人娇媚地一笑，嗔怪道：“啵，兄弟，你慌什么呀，又不是上京赶考！”

黄明宝心里怦怦乱跳，拖着刘泉就往前跑。刘泉以为他是为了躲避这个被人叫做“野鸭子”的女人，回头朝她吐了一泡口水。

马彪哼了一声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不开窍的瓜娃子！”

酒馆的主人见黄明宝跑过来，跨出大门迎接：“嗨，是明宝呀！一个多月不见，年过得热闹吧？快进来喝两杯，暖和暖和！”

黄明宝收住脚，对刘泉说：“背时天，冷得死人，进去吧！”

“先去给爹买鞋，你没见他病得多恼火？”刘泉皱着眉毛嘟着嘴。

“好嘛，这样——”黄明宝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钱，抽了几张给他，“你先到下河街杂货店去看看，我一会就来！”

“三叔，”刘泉接过钱，调皮地眨眨眼睛，“你要是去——”他翘起拇指和小指头，比了个烧鸦片烟的手势，“我就要跟李

達叔告！”

酒店主人哈哈大笑。他也认识黄明宝的结拜弟兄——脾气毛躁的“黑旋风李達”。

黄明宝听刘泉这样一说，一把将他抓住，警告道：“莫敢起嘴巴给老子打胡乱说！当心我把嘴巴给你撕到后颈窝去！”

刘泉挣脱手，擦去吊在鼻尖上的清鼻涕，顶撞他道：“你敢动我一根毫毛，我就三盘两碗地给你端出来！”

黄明宝虚了，苦笑一下走进酒馆。

刘泉在中药房给爹捡了两付药，又到下河街旧货店给爹买了一双旧布鞋，自己也添了件旧棉袄，便回到正街上。

他在酒馆门前望了一下，黄明宝不在，酒店主人正忙着招待几个农民模样的新毛子^①。一个大汉提着双崭新的红鼻梁草鞋问：“有了这玩意，当真不遭抓壮丁么？”

店主人一边摆筷子，一边回答：“不抓，不抓。你们没看街上贴的告示么？——不抓利泰的工人当兵，这是邓军长的命令！”

“嗨，这下好啦！”大汉蹬掉脚上的破草鞋，撂到街上去，把红鼻梁草鞋换上。“远天远地来跑山河，就是图这一点！”

另一个新毛子问：“听说昨下午灌县城边上抓走了两个抬滑竿的。现在是国共和谈期间，不打仗了，为啥还要一个劲的抓壮丁呀？”

店主人两手一摊，耸耸肩膀：“天晓得是咋个回事！也许是抓郭布客，把人逮错了？也许仗火还要打？……嗨，反正说

^① 毛子：旧伐木厂对伐木工人的蔑称。

不清！喝酒！喝酒！”

刘泉顾不得听，他拐过街口，来到一品香茶社门前，看见妖精野鸭子推着一个人进去了，那人的背影活象黄明宝。刘泉赧即跑到门边高喊：“三叔！三叔！莫去赌钱呵！”

门口守着一个干猴模样的人，一把擒住刘泉的膀子就往外揪：“滚开！贼眉贼眼的，你盯啥子？”

刘泉说：“我找明宝叔！”

“昨晚上才出了事，再不走开，把你当贼娃子抓起来！”干猴恶狠狠地威吓。

刘娃揉摸着被捏痛了的膀子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拿着药包、旧布鞋赶回关帝庙。

茶馆里乒乒乓乓地干开了，黄明宝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跌跌撞撞地逃出大门。马彪追出来，一把揪住他的后领，恶狠狠地吼道：“把钱还清楚，不然脱不倒爪爪！”

黄明宝又挨了两记耳光，蔫瘪得象提在人家手里的一只空口袋，嘴里还咕咕哝哝地说：“你们，用的假骰子，光整冤枉……”

没等黄明宝说完，马彪一拳把他打下阶沿。

“你敢胡说，我叫你不得好死！”

黄明宝摔倒在街心，身上糊满泥污，“唉哟”、“唉哟”直叫唤。马彪气犹未消，挽挽袖子跳下石阶，又冲过去。突然，一个黑大汉横挡过来，拦住去路，马彪象撞到一堵墙上。

“你为啥打人？”黑大汉怒喝道。

马彪抬头一看，不由得往后退了两步。这位半路上杀出来的“程咬金”，大约二十七八岁，黑脸膛，鼓眼睛，腮帮上青乎乎一片络腮胡茬，敦笃得象一头水牯牛。马彪仗着他人多势众，喝斥道：“你是哪座庙的瘟神，管得着吗？”

“大路不平众人铲，叫你也尝尝老子拳头的滋味！”黑大汉挥拳打去，马彪大叫一声，双手抱住胸口滚到地下。他忙转身扶起黄明宝。

茶馆里又冲出六七个家伙。站在街边上的刘泉，急得朝黑大汉大喊：“李逵叔，快跑！”

李逵两脚站定，紧握拳头，摆开迎敌的架式。黄明宝认得这些人都是刚才同他同桌赌钱的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，也把拳头捏得格格响。对方人虽多，见他俩象狂怒的狮子，一个个踟蹰着不敢上前。刘泉拔腿便往关帝庙跑去。

马彪爬起来，蜷着腰，咬牙切齿地叫喊：“上呀，上呀，抓住往死里整！”

干猴从阶沿上冲下来，李逵当胸一拳打去，干猴啪地滑倒在青石板上，碰得脸青鼻乌。另一个家伙从侧面扑来，双手搂住李逵的腰杆，李逵左手揪住他的头发，举起铁锤般的右拳，猛击他的太阳穴，那家伙象只麻布袋似的滚到地下。黄明宝赶来，拳打脚踢，发泄心中的怒气。

一声呐喊，烟馆里又拥出七八个地痞流氓。

李逵拉起黄明宝，扯伸脚杆往下河街跑。抬头看见一个中年汉子提着扁担从利泰办事处出来，立即大喊：“林朋大哥，快帮我们一下！”

林朋抢到街心，把他俩撇在背后，横着扁担，向追来的地痞们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大天白日要抢人吗？”

皮搭嘴歪的马彪收住脚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他们借钱赖帐，想打来吃起！”

干猴擦着脸上的稀泥，歪着嘴说：“他先动手打人，那边还打趴起了一个！”

林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对茶馆老板说：“马彪，你开赌抽头，专门设圈套整工人……”

“少管闲事！”马彪挥着拳头威吓，“不然……”

“打！打！”干猴跳起脚脚怂事。

林朋把扁担往地上一拄，威风凛凛地说：“哪个敢来！”

李逵揎拳掳袖，乐呵呵地喊道：“来呀，人多打起才闹热哩！”

林朋正告对手：“关帝庙里还有三百多编匠，真动起武来，连你们那坑人的窝子也一起撻了！”

马彪被镇吓住了，抹下长袖子甩了两甩，语气和缓地说：“大路朝天，一人半边，把钱还来，各走各的路！”

林朋侧脸问李逵：“借他多少钱？”

李逵看着黄明宝，黄明宝低着头不开腔。

“给你的钱，都拿去输光啦？”李逵气得顿脚，“你霉啦，往他那坑人店里钻？”

野鸭子拨开众人，挤到前面来。

“我证明，这位哥子确实实借了马大爷十个硬洋！”她扭着腰肢，伸出一根染红了指甲的食指，偏着脸瞟着李逵。

